

这是一部堪比《拯救大兵瑞恩》的剿匪剧，这是一次险象环生的拯救行动，这是一个亦真亦幻的谜局，这是一场惨烈异常的殊死较量。

战士 THE SOLDIER

赵浚凯 张建 原著
朱琳 改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EL PRESS



战士 THE SOLDIER

赵浚凯
张建新
朱琳
原著
改编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士/赵浚凯, 张建著; 朱琳改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80251-242-9

I. 战… II. ①赵…②张…③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6105 号

战 士


原 著 赵浚凯 张 建
改 编 朱 琳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242-9
定 价 28.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64210080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第1章	突如其来的任务	1
第2章	追击叫天虎	13
第3章	博弈六合寨	27
第4章	挺进九尺洞	41
第5章	第一颗仇恨的种子	53
第6章	骚乱背后的诡计	65
第7章	黑风洞的路标	79
第8章	激战中的热血悲歌	93
第9章	人质交换的艰难抉择	107
第10章	木溪渡的枪声	121
第11章	马兵洞狭路相逢	133
第12章	胡四妮的眼泪	147
第13章	走马滩的杀手与上校的阴谋	159
第14章	六合寨的请柬	173
第15章	鸿门宴上的杀手锏	185
第16章	永坝城的杀机	199
第17章	浴血顽抗	211
第18章	孤军深入晒刀坪	223
第19章	牺牲与觉醒	235
第20章	殊死大决战	247



第1章

突如其来的任务

清晨的薄雾尚未退去，初升的太阳发出柔和的光，笼罩着整个永坝县城。若是以往的这个时候，县城还沉浸在一片静谧安宁之中，而今天却一反常态地热闹和喧嚣。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来回巡视于县城的大街小巷；敲锣打鼓的宣传队员在村舍商铺之间往来穿梭；不断有战士往墙上贴着宣传标语和演出海报；背篓担担的百姓，或驻足浏览宣传海报，或匆匆走过……

所有的景象都表明：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

宁北街的空旷地段搭起了一座戏台，台下已经放好了几张八仙桌，工作人员往来于台上台下之间，忙碌地布置着会场。一条横幅悬挂在戏台上方的架子上，迎风舞动，上面用鲜红的大字醒目地写着：铁军挺进云贵誓师大会暨永坝县人民政府成立大会。

稍后，永坝县县长褚玉琴将站在这个台子上，向永坝县城的乡亲宣布：永坝县人民政府成立，永坝县人民从此当家做主；人民解放军即将挺进云贵，完成解放大西南的最后一战，进而解放全中国！

一些早来的乡绅围绕在戏台周围寒暄，更多的山民远远围观，大家表情各异，或若无其事，或窃窃私语，但大多数人脸上都洋溢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和喜悦。

德山药房的秦发奎站在药房前看着远处的会场，宣传队员不时地走过他身边，向他递发着宣传单。秦发奎面无表情地瞧了瞧手中的传单，仔细叠起来，转身进了药房。

师属特务连连长郑虎臣带着一排排长魏铁和一排一班班长李庆柱从巷子里出来，向戏台方向走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战斗也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虽然国民党败局已定，但是仍有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垂死挣扎，随时准备疯狂反扑。所以，愈是逼近胜利，形势愈是凶险，就愈是不能掉以轻心。眼下，永坝县解放在即，潜伏下来的国民党特务必将抓住这最后的机会，破坏偷袭，妄图扰乱民心，阻止人民解放军的前进步伐。特务连的任务就是肃清这帮包藏祸心的国民党特务，保护永坝县居民的安全，保证永坝县的顺利解放。

郑虎臣三人站在人群外观望着戏台，等待其他战友前来集合。因为受到胜利大势的鼓舞，三人的心情都十分轻松，嬉笑调侃着。

“连长，你说二喜不会真生气吧，我这个背心真是刚换来的，一个风也吹不灭的打火机呢，要不是这次军部的七仙女来，打死我都舍不得……”李庆柱边珍惜地审视着自己的新背心边说。

魏铁揶揄地打断他：“哎哟，大柱，你烦不烦，不就一件背心吗，你要真怕二喜生气脱给他不就得了。”

“铁头，说得轻巧，你怎么不脱，你这件穿了得有三个月了吧，风里来雨里去的，磨差不多了，送人也不心疼呀！”

“嘿，你属疯狗的，得谁咬谁啊！”

郑虎臣看着斗嘴的两个手下，笑了：“好了好了，停战，左前十点钟方向，有情况。”

魏铁、李庆柱同时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腰间的枪上，转头，只见文工团团长梁紫云带着团员张月雁、何金茹走过来。魏铁和李庆柱顿时紧张起来，下意识地悄悄抻了抻外衣，满脸期待。

梁紫云落落大方径直走到郑虎臣面前与他握手：“郑连长好，你们到得真

准时。”她面容清秀，神采奕奕，明朗而不失端庄。

郑虎臣笑了，瞥了一眼魏、李二人，一语双关说：“心里有事，可不是要准时嘛！”

梁紫云顺着郑虎臣的眼光看了看魏铁和李庆柱，笑了笑。魏铁、李庆柱脸上的肌肉快要僵住了，回了一个跟哭差不多的笑容。梁紫云没在意，回头对张月雁、何金茹介绍：“这位就是千里跃进鄂豫皖、四进四出冲风寨、一人独擒三个将军的战斗英雄……”

何金茹心直口快，两只眼睛炯炯有神地盯着郑虎臣：“你就是郑连长啊，我们文工团还排了你的话剧呢！梁团长还说……”

没等她说完，郑虎臣就无所谓地岔开话题：“听你们梁团长瞎咧咧，我就是跑得快了点，真能打仗的是他们。”他一把拽过魏铁、李庆柱。

“魏铁，外号铁头，猛虎团七连连长……”

魏铁刚要敬礼，听到介绍，扭头看着郑虎臣。郑虎臣笑着补充道：“噢，对了，后天上任，现在还是师属特务连一排排长；这是李庆柱，外号大柱，师属特务连一排一班班长。”

魏铁和李庆柱立正、敬礼。

何金茹看了看魏、李二人，向郑虎臣发问：“郑连长，梁团长说你的手下都是精兵强将，不会就他们俩吧？”

李庆柱、魏铁有点尴尬，郑虎臣也给问住了。

梁紫云连忙插话：“何金茹，你说什么呢？就你话多。咱们先回吧，准备准备。”

梁紫云带着张月雁和何金茹走了，李庆柱、魏铁眼巴巴地看着她们渐渐走远的婀娜背影……

秦发奎站在药店窗前观察着外面的情况，冷冷地盯着渐渐远去的梁紫云。这时，一个黑影凑过来，低声说：“人全部到位了，什么时候动手？”

秦发奎收回望向窗外的眼光，说：“不着急，先把鱼饵撒出去，把这里的人调开，好戏还没开锣呢。”

郑虎臣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张望着四周，急躁地说：“二喜和玉兰怎么回事？说好了在这里会合，怎么还不来……”

话音未落，郑二喜从巷子里跑出来，身上挂了一堆军功章，胸前的望远镜左右乱晃。论辈分，他还是郑虎臣的二叔，但是年龄却比郑虎臣小很多。郑虎臣瞪着郑二喜：“你个王八羔子，军功章戴戴就得了，挂个望远镜干什么？就站在台下，还怕看不见？”

郑二喜挠着头，支支吾吾：“我……我怕别人看不见我。”

李庆柱撇了撇嘴，不屑地说：“才多大点，就想着娶媳妇了。”

郑二喜急了：“多大？多大也比你兵龄长！”

李庆柱要反驳，被郑虎臣打断了：“你们还不想看媳妇了，再晚没地方了。”

两人全住嘴了，望着会场越聚越多的人，有些着急。

“记住，站在台口三点钟方向，那里视野开阔，看台上方便，被台上看也方便。”郑虎臣对三人交待道。

“是！”魏铁、李庆柱、郑二喜三人齐声回答，然后一转身挤进了人群。

董树棠带着两个战士匆匆过来，他上下打量着郑虎臣，打趣道：“哟，郑连长穿得这么光鲜，是来相对象的吧？”

郑虎臣挥挥手：“嗨，啥对象？来根烟，出来得匆忙，忘带了。”

董树棠掏出烟，给郑虎臣点上，嘴里没闲着：“看上哪个了？我先声明啊，不要打梁团长的主意啊，我已经托张副军长后天正式提亲了。兄弟知道争不过你，可凡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郑虎臣狠狠吸了一口烟：“行，你个维持会长，维持着现场秩序还不忘解决个人问题，在军部待着是长能耐啊。”

郑虎臣和董树棠都是山东人，老乡，没参军前，董树棠干过乡里的维持会长。董树棠没好气地说：“拜托，我现在是保卫部长，不要瞎起外号好不好？”

郑虎臣和董树棠正你一言我一语地相互调侃着，一个战士匆匆过来，向

董树棠汇报情况。董树棠收起笑脸，对战士命令道：“三班集合，马上出发，其他单位原地不动，注意观察！”

战士答应着跑走。郑虎臣看着董树棠：“有情况？需不需要支援？”

“几个特务搞破坏，小意思，你还是安心去挑媳妇吧。”董树棠笑着挥了挥手，疾步走开。

郑虎臣关切地看着董树棠，突然感觉有种异样，回头盯着德山药房，目光凛冽。

秦发奎站在窗前，透过窗缝儿能看到郑虎臣正盯着这边。秦发奎没动，只微微冷笑了一下。

乔玉兰跑过来，向郑虎臣敬礼报告。郑虎臣回过头，正要开口骂，一看看到乔玉兰的样子，忍不住笑了：“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嘿，怎么把脑袋剃成这样？还戴着眼镜，你跑步不摔跤啊？”

乔玉兰留着一个中分头，戴着小眼镜，有些滑稽。他有些不好意思，吞吞吐吐地说：“没……是，摔了一跤，二喜说，这样斯文……那个什么，她们喜欢，我把这个月的津贴都花了才给理的……”

郑虎臣止住笑：“什么乱七八糟的，赶紧进去吧。”话毕，拽着跌跌撞撞的乔玉兰挤进了人群。

大会已经开始了，永坝县城上空回荡着县委书记宋汉章的讲话声。秦发奎这时站在药房大门前看着不远处的会场，门里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

“他们赶过去了。”

秦发奎点点头，嘴角划过一丝邪笑，没有说话。

幽暗竹梯，董树棠带领战士们迅捷地攀登着一座吊脚楼。楼上的土匪听到动静，从上面探下头来，一见董树棠等人，大惊之下正欲拔枪，董树棠迅速蹿上来，出手即是杀招，土匪的脖子被扭断了，跌落竹梯。俩土匪冲上来就要开枪，董树棠上前手起刀落，一个土匪中短刀而死，另一土匪被身后战士开枪击中倒地。

董树棠奔入屋内，一个人正欲翻窗逃跑，董树棠扑过去死死将他按住，厉声问：“还有三个，在哪儿？”

匪徒惊慌失措，一直摇头。董树棠回头一瞥，墙角有一个木箱，他箭步奔过去，一把掀开，里面是包好的烟土。

“坏了，中计了！”董树棠脸色一变，连忙向身边的战士部署任务：“你，你，留下，其他人快去会场！”

古家二少爷古天运正带着金骡子和另一个随从在宁北街的小巷里疾走，突如其来的枪声将三人吓了一跳。他们四处张望，只见董树棠从一个门里冲出来。金骡子要掏枪，古天运按住他，用眼神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董树棠带着战士们急匆匆离开。

金骡子擦一下汗，心有余悸，对古天运说：“二爷，该不是货被抄了吧？要不要摸上去瞧瞧？”

古天运思忖着：“肯定是有人要算计我们，别管货了，先回吧，闹出事情来也没法向老爷子交待。”

话毕，三人向反方向匆匆离开。

喇叭里不时传出讲话声，只是讲话之人已经由宋汉章变成了褚玉琴。

“不管多危险，我都愿意作一支火把，牢牢地把根扎在湘西，扎在永坝，只要有一丝火光，就能照亮湘西，就能让世代受到土匪滋扰、世代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湘西人民看到希望……”

褚玉琴在台上讲得慷慨激昂，乡亲们在台下听得聚精会神，会场一片安静，只有褚玉琴铿锵有力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着。此时，董树棠和他的队员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搜查——阁楼上，战士用望远镜四处察看；会场对面的制高点，有战士握枪守卫；街道上，有战士谨慎地巡视，注意着经过的每一个人、每一扇门和窗户。

董树棠只身一人晃在人群中，在墙边一个小摊位前蹲下，问小贩：“你这橘子咋卖的？”

小贩抬起头，是吴向天，问道：“你们要多少？”

“有多少要多少。”

“我就这么多，没了。”

“我已经买空一个摊了，你再想想办法。”

“那……你去我表弟那边看看，宁北街一带，穿蓝衣，背竹篓，江北口音，右手臂有一块刺青，他可能有大批的货。”

董树棠起身：“好，谢谢了。”

一个穿蓝衣、背竹篓的山民在会场附近的街道低头走着，突然旁边闪出一个战士，猛地把他摁到墙上。战士一把攥开山民右手臂，没有刺青，一掀竹篓，空的。

董树棠在会场附近的一座小楼外巡视，楼上的窗户微微动了一下。董树棠顿时警觉起来，仔细地审视了一下小楼，但见大门上着锁。董树棠眉头一皱，翻身跃过院墙。一个战士紧跟其后，也翻了过去。

一个穿蓝衣的特务伏在窗口往外张望，脚下正是一个背篓。他听到声音，猛回头，董树棠一个闪身，向特务袭去。特务躲过董树棠一击，要摸脚下，董树棠扑上来死死将其按住，逼问：“几个人？”

特务不语。跟随董树棠而来的战士掀开背篓，里面全是挂了弦的手榴弹。董树棠拿起一个手榴弹，抵在特务的软肋上，再问：“几个人？”

特务还是不语。董树棠猛地一拍，特务身上传来骨头的碎裂声，他脸上已经渗出了密密麻麻的汗，但还是死撑着不说话。董树棠又一拍，骨头的碎裂声再次传来。特务的脸已经抽搐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两、两个……还有一个在会场里，你们找不到的，我不在窗前就是他行动的信号，他应该动手了。”

董树棠心里“咯噔”一下，站起身，望向窗外的会场，眼神迷茫而绝望。

戏台上，褚玉琴的讲话已经结束，她在雷鸣般的掌声中退下。文工团的演出开始了，会场中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和笑声。魏铁、李庆柱、郑二喜等人睁大了眼睛，看得如痴如醉。

郑虎臣忽然拉一下魏铁的衣角，低声道：“有情况！右后五点钟。”

魏铁神情一紧，用余光扫了一眼，一个人正在鬼鬼祟祟地靠近戏台，此

人正是在药房里与秦发奎窃窃私语的那个人。

郑虎臣和魏铁互相对了个眼神，俩人开始慢慢往后移，慢慢向特务靠近。

一阵热烈的掌声中，郑虎臣和魏铁同时扑向特务，一左一右死死捏住他的手，同时猛击他的咽喉，特务旋即昏迷过去。郑虎臣要走，魏铁有些不舍。郑虎臣想想，示意就地不动。三人保持着一个奇怪的姿势听歌，郑虎臣的眼睛盯着台上的梁紫云有些出神……

一曲毕，演员谢幕，观众也陆陆续续散场。李庆柱和郑二喜愣愣地瞪着空荡荡的舞台，显然还有点意犹未尽。突然他们意识到身边少了点什么，一转身，看到郑虎臣和魏铁奇怪的姿势，一头雾水。

两人走过去，李庆柱低下头仔细察看着被制伏的特务，他两手的大拇指上都扣着拉环，但大拇指被紧紧捏住，无法活动。李庆柱脸色顿时严肃起来，他掏出匕首，捏住引线，用刀挑断。

董树棠满头大汗挤过来，一把撕开特务罩在外面的大衣，他的前胸后背绑满了挂好弦的手榴弹。

秦发奎看着从门前经过的一队队兴奋议论的山民，稍叹一口气，对着柜台后面的门帘低声说：“老板，我去执行三号方案了。”

门帘后没有动静。秦发奎微微一躬身，戴上帽子，走了。

天刚破晓，郑虎臣跟着营长急匆匆地向县政府赶去。两边的高墙遮住了本来就不十分明亮的晨光，街道黑漆漆地延伸着。

郑虎臣还不知道此行的目的，问：“营长，什么情况？”

营长头也不回径直往前走，声音沉重而严肃：“特殊任务，到了你就知道了。”

几个人影在狭长的街道上匆匆前行。

营长带着郑虎臣进入县政府办公室，董树棠已经在里面了，他两眼无神，头发蓬乱。

张副军长迎面向郑虎臣走来，说：“直接说任务吧。咱们五名文工团员被

土匪抓走了，你去把人救回来！”张副军长的体格虽然算不上魁梧，但是气宇轩昂，深邃的眼睛里沉淀着智慧。

郑虎臣震惊，看了一眼闷头坐着的董树棠，心里明白了八九分。昨天傍晚，董树棠奉命保护文工团的姑娘们去东山温泉洗澡，莫非，中途出了岔子？

“瞿振声，绰号叫天虎，在永坝的土匪当中还算有一号，手下有二百人枪。”张副军长威严的声音打断了郑虎臣的思绪。“郑虎臣，你从你们连挑一个排，马上出发，向导一会儿就到，要快！”

郑虎臣犹豫：“首长，我们营马上就要开拔了，打云贵，我们一连都准备很久了……”

“你个龟儿子，放心，前边有的是仗给你打！”

郑虎臣马上转向营长：“营长，你听见了，这是首长说的，你可不能把我们连给拆了。”

营长哭笑不得：“郑虎臣！你讨价还价怎么不分个场合？”

“好，我答应你，人给你留着！”张副军长爽快地说。

郑虎臣咧嘴笑：“行，我把这窝土匪掏了就赶上来。他们多少人？二百？”

“号称二百，恐怕没这么多，情报站汇报，叫天虎老巢在黑石坡一带，离永坝县城山路五十里。”

“那用不了一个排，人多目标大，我带一个战斗小组就够了，机动灵活。”

张副军长点点头：“可以。兵贵神速，你们要速战速决。目的只有一个，把我们的姐妹安全带回来。我们以后还要在这里开展工作，要让他们知道疼！”

郑虎臣攥紧拳头，嘿嘿一笑：“这我拿手！”

“好，那你现在回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郑虎臣站着不动：“首长，我还有个请求。”

营长正要阻止，张副军长率先开口：“说！”

“给我留辆车吧。五十里，来回最多两天，搭车跑一程，肯定能赶在我们营前边，是吧，营长？”郑虎臣狡黠地冲营长一笑。

营长又要瞪眼睛。张副军长却笑了：“好啊，小子，敢提条件说明有底气，我做主把师部的车留给你一辆，还有什么条件？”

郑虎臣立正，正色道：“没有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侦察连驻地门外，大部队已经开拔，一队一队的解放军从门前走过。郑虎臣和指导员从门外走进来，郑虎臣边走边交待情况：“这次任务有点麻烦，要用几天，作战会议我可能赶不上了，你一定要把前哨任务抢下来。”

指导员纳闷：“你不是说来回就两天吗？”

“那是为了要那台车。哪有这么轻松，土匪人多地熟，山上洞多林密，没有明确线索根本不可能找到目标。董会长也不是吃干饭的，要只是跑跑路这么容易，他早把人抢回来了，哪还轮得到我们！”

指导员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郑虎臣留下魏铁、李庆柱、乔玉兰、郑二喜四人与他组成突击队，其他人跟随大部队出城，开往前线。

战士们正在收拾装备，董树棠和一个山民模样的人走进来。

“郑连长，这是向导，麻羊。”董树棠指着山民说。

郑虎臣点头。

“我跟你们一起去！”董树棠坚决地说，“人是我手里丢的，我非去不可！”

郑虎臣踌躇着：“这……你是副营级，比我大，你来了，怎么领导？”

“一切听你的！”

郑虎臣还在犹豫，董树棠恳切地说：“老郑，咱们都是从山东来的，老家有一句话，打人不打脸，你看看我现在，脸在地上被人乱踩啊……给老哥个机会，还有，紫云也在里面。”

望着董树棠期待的眼神，郑虎臣下了决心：“行，算你一个！准备一下，出发吧！”

天阴着，灰沉沉的，郑虎臣的小分队出了永坝县城，向茫茫大山挺进。

麻羊走在队伍中间，腰里斜插着火炬镰刀，沉默前行。

“麻羊，黑石坡什么地形？”郑虎臣问。

麻羊把手随便一指：“跟这差不多，山连山、洞连洞。”

董树棠跟上来：“今天能不能到黑石坡，就看能不能过六合寨了。”

“六合寨是什么地方？”郑虎臣问。

“古家的地盘。六朝门族，四望古家。”麻羊说。

据麻羊介绍，古家是永坝县势力最大的家族，在永坝，官、匪都要让着古家三分。今天能不能过六合寨，就得看古家眼色了。

“前面不远处，就是古家的地盘了。”麻羊小声提醒道。

李庆柱、魏铁、乔玉兰、郑二喜四人迅速做好战斗准备。郑虎臣暗暗观察周围，前方小路绵延，逐渐隐没于夜色中的山林，树叶沙沙作响。麻羊抽出火炬镰刀握在手里。

黑暗中突然传出一声叫喊：“口令！”

突击队众人立即停下，就地隐蔽。

六合寨站岗的卫兵拉开枪栓：“什么人？口令！”

郑虎臣做个手势，魏铁和董树棠从左右两边迅疾无声地摸去。不一会儿，两人把放哨的卫兵押了过来。卫兵苦着脸：“长官，你们进不去寨门的……”


郑虎臣厉色道：“不用你费心，带路！”

突击队一行押着卫兵直奔寨门，突然哨声四起，城墙上的门洞里立即冒出一片黑洞洞的枪口。一个小头目高喊：“什么人？”

郑虎臣示意众人提高警惕，随时做好战斗准备，自己跨前一步：“解放军铁军一师猛虎团，借路到黑石坡公干！”

小头目撒腿往寨里跑去。不多时，寨子里突然响起一阵由远及近的牛角声，城墙上的民团站起，端好枪。寨门打开，一队卫兵先跑出来，列八字阵形站好，阵场好不气派。队伍后面走出一个人，高喊：“哪位是郑虎臣？”

郑虎臣上前声如洪钟说：“我！”



第2章 追击叫天虎